

活出源远流长的精气神

何晓李

华夏文明如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,艰苦卓绝的抗洪治水便是其中最为激动人心的章节。千百年来,李冰修建都江堰的故事在百姓中耳熟能详,广为传颂。

王国平先生所著《公元前256年的江河重构:李冰传》(成都时代出版社,2025年9月出版),跳出传统人物传记的个体叙事框架,将李冰从单一历史人物升华为跨越千年的水利精神符号。

公元前256年,李冰完成了岷江水系的关键性重构。一度暴虐的岷江终于有了规矩,有了分寸,有了方向。这样的河流才是孕育生命的河流,而不像个莽撞的坏孩子。对于江河的治理,从来就是民生得失的关键。万民所向,能带领大家完成江河治理的人,自然会被拥立为王,并被进一步推上神坛。为万世开太平,诸如大禹精神和李冰精神,一直都有承前启后的影响力,贯穿始终,这是历史注定的选择。经过王国平先生的研究与讲述,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,两千多年前,有血有肉的人如何站起来;如何建设美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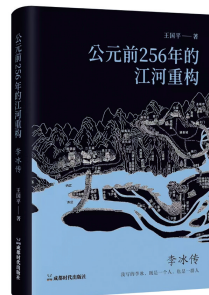
家园;如何为后代子孙谋福利;如何克服没有火工炸药的困难实现开山裂石;如何搬运那么多沉重的石块,让它们变成听从指挥的建筑材料。

临危受命的蜀郡守李冰既是武将,又是文官,还是水利专家。多年来,在天府之国,李冰以自身为笔,奋力书写着属于自己那个年代的壮举。可能当时,他也没想到都江堰会成为旷古的水利工程,获得那么高的历史地位。功名利禄不是他的目标。起初,他受愚公移山、大禹治水精神的感召,再后来,深受古蜀国治水精神的熏陶,他吸取经验教训,奋起突围,抓住了彻底改变困境的关键。于是,李冰有了修建都江堰的宏愿。岷江的风貌在伟大的创造中得以重构,而李冰的个人精神也得到了极致塑造。

而今,都江堰用两千多年的安全可靠运行,为中华民族的血脉注入生生不息的力量。这种对破坏力的改造和重构,不是天然造化所能完成的。通过一个水利枢纽,把分水抗洪、引水灌溉等功能需求结合得恰到好处,谁都为这

项伟大的工程由衷地赞叹。王国平先生不辞辛劳,遍寻四方,从而全面立体地呈现了李冰的形象。这本心血力作,让我们看见王国平先生的良苦用心。我们通过李冰一个人,看见前赴后继的一群人,李冰影响了后世无数个时代。借助这样一本重量级的传记,李冰精神将得到更广泛的传播。

李冰用都江堰完成了自己的生命重构;王国平先生用他的匠心完成了对李冰精神的系统重现。一个关于治水的故事如此鲜活,让后人铭记。李冰不是中华民族发展进程中的孤篇,他开创的治水精神,自有后来人继承。如此精神力量也像流经都江堰的岷江一样,打一个奇妙的结,然后,奔腾向前……



羽人书事

让古建活起来

李淑英

不久前,我跟着山东省散文学会组织的“跟着作家去旅行”团队,走到了山西古建面前。我们走过一座座寺庙,欣赏着古建之美,惊叹着古人的智慧。只是听着那些生疏的专业术语,我一路懵懵懂懂。

王芳的新书《无声大言——时空深处的山西古建》(三晋出版社,2025年9月出版)问世,我第一时间下单,如获至宝般捧在手里,一字一句地读,一篇一篇地翻阅。读到共鸣处,心里是热的,眼睛也会不由得湿润起来。因为这些文字,是带着温度的,是有生命力的。在王芳老师的笔墨下,那些沉寂了上千年的古建,仿佛也有了温度,有了生命力,在眼前一点一点地鲜活起来。

古建是个很专业的领域,王芳老师独辟蹊径,用文学的语言、艺术的手法,写出了每一座古建的绝代芳华,写出了每一座古建独一无二的精髓和价值。在这里,王芳作为散文作家所具备的能力得到充分展示:驾轻就熟的文字驾驭能力,独具匠心的谋篇布局能力,对古代建筑领域专业知识的“专”,对所涉及历史、地理、佛教及民族融合、历史发展等领域知识面的“广”。读这样的文章,既能享受到文学作品的魅力,又能填充自己的知识空白。我就像一名饥饿的食客,本想只填饱肚子,享受到的却是色香味俱全的美食大餐,饱腹之余,身心愉悦,回味无穷,何其快哉。

古建之难写,不仅仅在其专业性。哪一座矗立千年的建筑,没有几起几落、起死回生的故事?而与它们相关的朝代更迭和重要人物,更是谱系复杂,挂一漏万。在这方面,王芳充分展示了其独具匠心的谋篇布局能力。围绕着重写的主题,她会从地理线、时空线,多角度、多维度地去写,从宏大的历史背景中铺展开来,多线相交,精准找到那个重要节点,令读者一目了然,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。

关于谋篇布局,我印象最深刻的是《晋祠》。开篇只有三个字:八条龙。第一节便只写这八条龙在朝阳或夕照下熠熠生辉的样子。“走近它们,却不敢多凝目,仿佛只要一晃神,它们就要飞过眼前,飞往天上。”这分明就是八条活着的龙啊!这些龙其实已经在王芳的笔下活了。它们就盘旋在晋祠上空,以俯瞰的姿态,带领读者跨越时空,在这座园林里漫游。我们就通过它们938岁的眼睛,去见它们见过的人,去看三千多岁的周柏,去读李世民的《晋祠之铭并序》,去破解圣母殿里的秘密。这样一个在历史更迭下巧妙融合而成的大园林,真让游客眼花缭乱。王芳选取了这样一个巧妙的视角,可以不受空间布局和时间线的束缚,却能够把晋祠的精华一一看尽。

王芳一向谦虚低调,经常说自己只是个文化的搬运工。她为了写这本书,阅读了大量专业书籍,深入到每一座古建里去,而且不止一次两次地去,还去访问当地的文化学者。就是这样的精神,让她的知识也像榫卯一样完美地契合,考古、历史、戏曲等几大领域互相勾连又相互佐证。难怪她在文章中无论涉及哪个方面,都能够信手拈来,如数家珍。

山西真是块宝地呀!王芳如此感叹。她快乐地奔走于山西大地上,快乐地做着繁复的案头工作,进行知识梳理与学习,快乐地写作着。她之所以不厌其烦,乐此不疲,是因为她的心中有大爱。她爱着自己脚下的表里山河,爱着那些被遗留在大地上的遗珍。一次次走近那些古建,她会与它们对话,与它们进行精神交流,达到心灵共振与契合。

我之所以读到某些地方时,心中会发热,眼睛会潮湿,是因为我在字里行间感受到了王芳心中的悲悯情怀。尽管她是如此小心翼翼,尽量用平缓的语言把自己的情怀隐藏起来,但是,写到动情处,写到那些令人唏嘘的人与故事,她的情怀就再也难以掩藏。就像她精心选择的这12处古建,都是独一无二的木构建筑。只因在所有古建中,相比砖石,木构更脆弱,更容易被风霜雨雪和岁月侵蚀,地震、火烧和水淹等自然界的危险也在时刻威胁着它们。这种抢救性记录、写作,正是为了以另一种方式留下它们。

我的阅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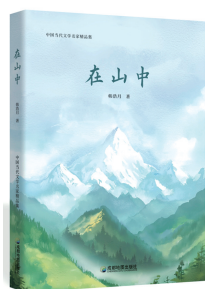
山不在远方,梦藏在故乡

卢远磊

散文家、评论人韩浩月的随笔集《在山中》(成都地图出版社,2025年6月出版)入选“中国当代文学名家精品集”书系,收录了作者近年发表于各地媒体的文章。阅读时,我感受到一位写作者对生活与情感中美好、舒适、平静等状态的敏锐捕捉与细腻呈现。

韩浩月的文字里没有华丽的辞藻,却总能让人静下心来。他写山林里的四季,写枝头的花、田埂的草,文字在他笔下自然地汩汩流出。在城里待久的人,每天在高楼大厦与车流如织中生活,早就忘了植物的味道、泥土的气息,但他的文字一出现在眼前,儿时那些记忆就会激活了。

全书共分为四辑,第一辑“春天从哪里来”,第二辑“随身照相馆”,第三辑“麦基的野



鸽子”,第四辑“追月光的人”,分别从四季与自然、往事与回忆、内心的触动、景观与文化四个角度,记录了作者对世间万事万物的观察和理解。全书的文字始终从记忆与童年出发,却并未止步于个人的童年叙事,而是以丰富的想象力弥合时间的裂痕,令人沉浸其中。读这些文字的时候,我好像也跟着他回到了那个不用赶时间、不用卷学习的年纪,坐在老家的门槛上,闻着灶房飘来的饭菜香,连门外吹来的风都是软的。

《在山中》,在主题上仍算是一本“故乡之书”。在韩浩月的笔下,故乡从来不是一个模糊的词,而是具体的、温暖的。他写小镇邮局,写和邮递员朋友的友情,写他由此出发的文学梦;他写那些个经常停电的夏夜,孩子们跃入清凉的河流,在月光下游泳……这些细碎往事,经过他的裁切缝剪,读起来如旧衣裳穿在身上那样熨帖。

韩浩月不只是在这本书里写自己的故乡,还带着一份对故乡特殊的感念,走在去往别人的故乡的路上。他说“喜欢一个人,就一定要去他的家乡看看”,于是他探访了李渔

的故乡——浙江兰溪夏里村,走进李叔同的故乡天津,在琦君故里浙江省温州市瞿溪镇流连,在陈忠实的故乡陕西西安西蒋村短暂驻足……

当然,书中他写到最多的还是自己的故乡。近年,他频繁走动于家乡的历史遗迹当中,从郟城倾盖亭“程孔倾盖”的历史典故,到《窦娥冤》原型“东海孝妇周青”的千古佳话,到“孔子师郟子”的故事,到“马陵之战”的古战场,从“郟城大地震”遗址到拥有“郟城老神树”的银杏古梅园……每次行走都会留下一篇兼具文学性与历史感的文章。

读完这本书,发觉书名中的“山”,并非单指物理意义上的山,而成为作者笔下有关故乡的一个形容与比喻。原来,作者心中的“山”从不在远方,而是藏在他心头时隐时现的故乡梦。在韩浩月心中,“山”从未以遥远与沉重的姿态存在,当乡愁漫过岁月的堤岸,它反而在记忆里舒展成一片轻柔的雾霭。当“在山中”被作者的文字转化为“山不在远方”,这给了读者一个提醒:最珍贵的风景,从未远离,最深厚的乡愁,是心灵永不褪色的底色。